

Harlan Coben



Hold Tight

守口如瓶

【美】哈兰·科本(Harlan Coben) 著

杨冰 译



守口如瓶

【美】哈兰·科本(Harlan Coben) 著
杨冰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口如瓶/(美)科本(Coben, H.)著;杨冰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12

ISBN 978-7-80173-988-9

I. ①守... II. ①科...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7913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0-1926号

Copyright © by Harlan Coben, 2008

hold tight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

守口如瓶

作者 (美)哈兰·科本

译者 杨冰

责任编辑 宋亚珏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32开

11.5印张 340千字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173-988-9

定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谨以此怀念我孩子们的四位祖父母：

卡尔 (Carl) 和柯奇·科本 (Corky Coben)

杰克 (Jack) 和南希·阿姆斯特朗 (Nancy Armstrong)

我们很想你们大家

作者声明

书中写到的科技均是真实的。不仅如此，涉及的所有软件、设备也是普通大众可以买到的。产品的名字作了更改。但说真的，这又能阻止谁呢？

第一章

玛丽安娜喝下第三杯凯尔弗龙舌兰酒。她似乎法力无边，可以摧毁本已悲惨的生活中任何一点美好的事物。这令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就在这时，身旁的男人大声吼道：“听好了，宝贝：造物说和进化论是完全一致的。”

他口中的唾沫飞溅到玛丽安娜的颈子上。她皱了皱眉头，很快地瞥了这个男人一眼。他长着浓密的胡须，活脱脱一个来自七十年代色情电影里的人物。他坐在她的右侧，正试图用刺激的玩笑，影响她左侧那个满头稻草般干枯的金发、皮肤过度漂白的女人。玛丽安娜坐在两人中间，就像夹在糟糕的三明治里的那片午餐肉。

她尽量不理睬他们。她凝视着自己的酒杯，如同打量一颗预备用来打造结婚戒指的钻石。玛丽安娜希望这能使大胡子男人和稻草头女人消失，但事与愿违。

“你疯了。”稻草头说。

“听完我的话。”

“好吧，我会听的。不过，我想你是疯了。”

玛丽安娜说：“你们愿意和我换个位子吗？这样你们就能挨着坐了。”

大胡子一只手放到她的胳膊上：“请别动，小姐。我希望你也能听听。”

玛丽安娜很想反抗，但显然顺从会更容易些。她继续喝她的酒。

“好了，”大胡子说，“你听说过亚当和夏娃，对吧？”

“当然。”稻草头说。

“你相信他们的故事吗？”

“你是指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

“没错。”

“见鬼，我不相信。难道你相信？”

“当然相信。”他抚弄着自己的胡须，就像在宽慰一只需要安静下来的松鼠，“《圣经》上就是这样说的。首先有了亚当，然后用他的肋骨造出了夏娃。”

玛丽安娜继续喝酒。有很多理由让她继续喝下去，大多数时候是因为参加聚会。她去过太多诸如此类的地方，期待能钓到某个人，并有更多的收获。不过今晚，和某个男人一同离开的想法提不起她的兴趣。她要喝到麻木，如果这都还没有用的话，那就太可恶了。如果她能放松点，旁边那两个人愚蠢的唧唧喳喳可以令她分心，帮她减轻痛苦。

她把一切都搞砸了。

和往常一样。

她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短跑，逃离任何正常与恰当的事物，寻找下一个无法企及的终点，一种被讨厌的悲哀笼罩着的永恒状态。她已经毁灭了某些美好的东西，现在，她试图挽回。是的，玛丽安娜把一切都搞砸了。

过去的日子里，她已经伤害了那些与她最亲密的人。那是她的个人世界里被她深深伤害的人们——她最热爱的人们。可如今，多亏她最近的愚蠢与自私，她可以把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加入玛丽安娜大屠杀的受害者名单中了。

出于某种原因，伤害陌生人似乎更糟糕。我们都会伤害自己所爱的人，难道不是吗？可伤害无辜者则会遭到报应。

玛丽安娜毁了一个人的生活。也许还不止一个人的。

为什么呢？

为了保护她的孩子。这就是她脑子里的想法。

蠢驴。

“好吧，”大胡子说，“是亚当带来了夏娃或别的什么鬼东西。”

“性别歧视者的一派胡言。”稻草头回应道。

“可这是上帝说的。”

“科学已经证明他说的是错误的。”

“不，等等，美丽的女士。听我说。”他举起右手，“我们知道亚当”——接着他又举起左手——“我们还知道夏娃。我们知道伊甸园，对吗？”

“是的。”

“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凯恩和埃布尔。后来，埃布尔杀死了凯恩。”

“是凯恩杀死了埃布尔。”稻草头纠正道。

“你确定？”他皱起眉，若有所思。然后，他懒得再想，“听着，管他谁杀了谁，反正他们中的一个死了。”

“埃布尔死了。是凯恩杀了他。”

“你确定？”

稻草头点点头。

“好吧，那我们就还剩下凯恩。于是问题就是，凯恩和谁去繁衍后代？我的意思是，剩下的唯一女人便是夏娃，而她已经上了年纪。那么，人类如何得以继续存在？”

大胡子顿了顿，似乎在等待听众的掌声。玛丽安娜转了转眼珠。

“这下你看出窘境了吗？”

“也许夏娃还有别的孩子。一个女孩。”

“所以，他和自己的姐妹发生关系？”大胡子问道。

“当然。在那个年代，人人都在乱性，不是吗？我是说，亚当和夏娃首当其冲。一定存在某种更早的乱伦行为。”

“不。”大胡子说。

“不？”

“《圣经》是禁止乱伦的。答案归结于科学。我要说的便是这个。科

学和宗教的确可以和谐共存。那便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稻草头真的来了兴趣：“是怎么回事？”

“想想看。按照所有那些达尔文学说推崇者的说法，我们源何而来？”

“灵长类动物。”

“正确，猴子、猿或别的什么。因此，当凯恩被逐出伊甸园后，便开始独自行走于这个繁茂的星球。你在听我说话吗？”

大胡子敲了敲玛丽安娜的胳膊，以确认她在倾听。她缓缓地转向他的方向，心想，别去管这色情大胡子，或许在这里你能得到些什么。

玛丽安娜耸耸肩：“我在听。”

“很好。”他微笑着扬了扬眉毛，“凯恩是个男的，对吧？”

稻草头想重新插进话来：“是的。”

“他有普通男性的欲望，对吧？”

“是的。”

“于是，他到处游荡。他在寻找猎物。这是他的本能冲动。终于有一天，当他穿过一片森林，”——又微笑一下，又摸了摸胡子——“凯恩发现了一只迷人的猴子。或许是大猩猩。也可能是长臂猿。”

玛丽安娜睁大眼睛盯着他：“你在开玩笑吧？”

“不。好好想想。凯恩在猴子家族里发现了某些东西。它们与人类最接近，对吧？于是，他扑向一只母猴子。他们，呃，你懂吧？”他双手无声地轻拍在一起，以便让她理解，“然后，灵长动物怀孕了。”

稻草头说：“太恶心了。”

玛丽安娜准备继续喝自己的酒，可男人再度拍了拍她的胳膊。

“难道你看不出我的话的意义所在吗？灵长动物生孩子了。一半是猿，一半是人。它长得像猿猴，但慢慢地，经过很长时间，人类的特征占据了主导地位。明白了吗？瞧瞧！进化论和造物说合而为一。”他微笑着，就像在等待获得金牌。

“让我来解读你的意思吧。”玛丽安娜说道，“上帝反对乱伦，但他却是个恋兽狂？”

大胡子不屑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我在此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说明，所有那些拿着自然科学文凭、自作聪明、认为宗教与科学不可共存的家伙们都缺乏想象力。这就是症结所在。科学家们只会通过他们的显微镜来思考。宗教人士只懂阅读《圣经》上的文字。他们都被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森林？”玛丽安娜说，“你指的难道是那只充满吸引力的猴子？”

这时，气氛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只是玛丽安娜的幻象。大胡子不再说话。他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子。玛丽安娜不喜欢这样。总有点不对劲，似乎失去了什么。他的双眼就像无光的黑色玻璃，两颗眼珠仿佛是被人胡乱塞进眼眶的毫无生气的东西。他眨了眨眼，向她靠得更近。

他在打量她。

“哇，甜心。你在哭吗？”

玛丽安娜转向那个稻草头女人。她也正盯着自己。

“我发现，你双眼通红。”他继续说道，“我并不是想打探你的隐私或什么。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还好吧？”

“很好。”玛丽安娜说，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可能有些含糊，“我只想安静地喝酒。”

“当然，我明白了。”他举起双手，“我可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

玛丽安娜眼睛看着酒杯，但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那个人的动静。没动静。那个大胡子男人依然站在原地。

她又喝了一大口酒。吧台里的服务生在清理一只酒杯，娴熟的动作是靠时间培养出来的。她认为他或许会朝酒杯里呵气，就像西方传统中的那样。灯光昏暗。吧台后边是标准的黑镜，当然也有些非梳妆玻璃，好让你在如此烟雾缭绕的暧昧光线中看得清酒吧老板。

玛丽安娜透过镜子审视大胡子男人。

他等着她。她的目光锁住镜子里那对黯淡无光的眼睛，无法挪移。

大胡子的怒视慢慢化为微笑。这令她后背发凉。玛丽安娜看着他转身离去，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她摇摇头。凯恩和一头猿猴繁衍了后代——是的，伙计。

她伸手去拿酒杯。酒杯摇晃起来。刚才那个愚蠢的理论是个不错的

谈资，但她的思绪无法长时间离开那个糟糕的地方。

她回想起自己做过的事。现在看来，那真的像是好主意吗？她真的思考清楚了吗——一个人付出的代价，对别人造成的后果，以及永远被改变的生活。

不要去猜了。

伤害已成事实。不公正已成事实。暴怒已成事实。复仇的原始冲动熊熊燃烧，也已成为事实。这些都不是《圣经》中（或该死的进化论中）“以牙还牙”的内容——他们会怎样来描述她所做的一切呢？

大规模报复。

她闭上双眼，用手揉搓着。胃里开始发出咕噜声。她想，也许是压力吧。她睁开双眼。此时的酒吧仿佛更加阴暗。她感到头昏。

现在就这样，也太早了吧。

她喝了有多少？

她抓住吧台，这很像这样的夜晚会有的举动，你喝多了后躺下，床开始旋转，你飘浮起来，你觉得离心力会把把你从最近的一扇窗户甩出去。

咕噜响的胃一阵痉挛。接着，她睁大双眼。一道难以忍受的痛楚闪电般地撕裂她的腹部。她张开嘴，但没有尖叫——无法言语的痛苦纠结而来。玛丽安娜俯下身。

“你没事吧？”

是稻草头的声音。听起来她离得很远。这种痛苦让人恐惧。没错，这是分娩——上帝的小测试——以来，痛得最糟糕的一次。噢，猜猜看——那个会令你关爱、在乎胜过你自己的小生命？他刚出来的时候，会带给你无法想象的生理疼痛。

难道你不觉得这是开始一种关系的美妙方式吗？

刀片——是这种感觉——在她体内游走，仿佛想寻机逃出。理智已溃不成军。疼痛在毁灭她。她甚至忘了自己做过的事和造成的伤害，这不仅仅是指此刻的，今天的，而是贯穿她这一生中的。十多岁时的莽撞行为令双亲对她心灰意冷。第一任丈夫在她持续不断地背信弃义后结束了他们的关系，第二任丈夫也因她的态度而离开。接着便是她的孩子，

不多的几个视她为友的时间超过几个星期的人，那些利用她之前先被她利用的男人……

男人。或许这也跟回报率有关吧。在他们伤害你之前，你得先下手。

她断定自己马上就要呕吐了。

“洗手间。”她费力地说。

“我带你去。”还是稻草头的声音。

玛丽安娜感到自己从凳子上跌落下去。一双有力的手伸进她的腋窝下，把她扶住。有人——稻草头——带她朝后边走去。她跌跌撞撞地走向卫生间。她觉得喉咙异乎寻常的干燥。胃疼得直不起腰。

那双有力的手依然扶着她。玛丽安娜目光落在地面。黑的。她只能看到自己拖曳的双脚，甚至有些足不点地。她努力地抬起头，看到不远处卫生间的门。她怀疑自己能否坚持到那里。她做到了。

继续前行。

稻草头的手还撑在她腋窝下。她扶着玛丽安娜从卫生间门口走过。玛丽安娜想停下脚步，脑子却不听使唤。她想喊出声，告诉身边的好心人她们已经错过卫生间了，可嘴巴也不听使唤。

“从这边出去。”女人低声道，“这样会更好些。”

更好些？

玛丽安娜感到身体碰上一道应急门的金属把手。门被推开。这是后门。玛丽安娜认为稻草头说得对。为什么要把卫生间搞得一团糟呢？在酒吧后头的小巷里呕吐更好。还能呼吸新鲜空气。新鲜空气是有益的。新鲜空气或许可以让她感觉好些。

应急门被完全掀开，“咣”的一声撞在外边的墙上。玛丽安娜跌倒在地。空气的感觉的确不错。但也不是那么好。尽管疼痛依旧，可凉意拂到脸上，她觉得很舒服。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那辆客货两用车。

这是辆彩色车窗的白色客货两用车。打开的后门像张大的嘴巴，要把她整个人一口吞下。原本站在车后门旁边的人上前抓住玛丽安娜，将她往货车里推。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胡须浓密的男人。

玛丽安娜想要反抗，但毫无用处。

大胡子像抛一袋泥炭似的将她扔进车内。她砰的一声落在货车厢板上。他跟着钻进来，关上后门，站在她旁边。玛丽安娜蜷成一团。她的胃里依然疼痛难忍。但此刻，恐惧已笼罩她全身。

男人揭下胡子，冲她微微一笑。车子开动。司机一定是稻草头。

“嘿，玛丽安娜。”他说。

她无法动弹，无法呼吸。他坐在她身旁，拳头回缩，紧接着重重落在她的腹部。

如果说之前的疼痛已很糟糕，那么此刻的痛苦，根本就是另一个层次的。

“录像带在哪里？”他问。

这时，他开始了对她的真正伤害。

第二章

“你们确定想要这样做吗？”

有时候，你会冲出悬崖。就好像兔巴哥动画片中的场景一样，威利狼发足狂奔，甚至当他已经冲到悬崖之外时，依然保持着奔跑的姿势。然后，他会停下来，向下打量，意识到自己即将垂直下落，却已束手无策，不可挽回。

但还有些时候，或许应该说是绝大多数时候，事情并没有那么清楚。漆黑之中，你在悬崖边行走，但你的脚步缓慢，不知道自己正往哪个方向走。虽然你每一步都很小心，但在黑夜里，它们依然是盲目的。你想象不到自己离悬崖边缘是多么的近，脚下的软土会怎样凭空消失。只要稍不留神，你就会突然落入漆黑的深渊。

迈克就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他和蒂娅到了那个边缘的。那个有着一头鼠窝般的头发，一双文身密布、毫无肌肉的胳膊和又脏又长的指甲的年轻安装员回头看着他们，用与其年龄非常不相称的不祥语气问出了那个该死的问题。

你们确定想要这样做吗……

他们都不是这个房间的主人。当然，迈克和蒂娅·拜是在他们自己家，利文斯顿郊区一栋错层豪宅里。但对他们而言，这间卧室已经成为敌人的领地，自己的禁区。迈克注意到，这里依然大量残留着过去的印记。与冰球相关的纪念品没有被处理掉。不过，它们原本在房间里占据

主导地位，此刻似乎已瑟缩在书架的背后。加洛米尔·贾格，以及他最近非常喜欢的游骑兵队的英雄克里斯·德鲁利的海报仍旧挂在墙上，但由于阳光的照射，或者无人关注，已经褪色。

迈克的思绪回到过去。他还记得儿子亚当曾经怎样阅读《毛骨悚然》(Goosebumps)系列杂志和迈克·鲁皮卡那本描述那些克服种种难以抗拒的困难赢得胜利的儿童运动员的书。他过去常常看报纸的体育版，尤其是冰球资讯，俨然一位钟情于犹太法典的学者。他给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们写信，索要签名，并将它们用大头针挂起来。他们一起去麦迪逊广场体育场时，亚当总是坚持要到三十二大街上靠近第八大道的那个运动员出口去等待，期望能得到冰球队员们的签名冰球。

这一切都已远去，如果不是从这间房子远去，便是从他们儿子的生活中远去。

亚当已经过了沉迷于那些事情的年龄。这很正常。他不再是个孩子了，不过也进入青春期，但的确正在奋力地从青春期迅速步入成年。但这间卧室似乎不愿跟随他的步子。迈克很想知道，如果说亚当依然觉得童年令他感到安慰，那对他的儿子而言，过去会不会是一种束缚呢？也许亚当的骨子里依然有那么点冲动，想要回到过去他希望像心目中的英雄老爸一样成为医生的那些日子。

可那只是一相情愿罢了。

那个年轻安装员——迈克记不住他的名字，好像是布雷特之类的吧——又重复了一遍问题：“你们确定吗？”

蒂娅双臂交叉，脸色铁青——其实是毫无表情。她看起来比迈克老，但美貌丝毫不减当年。她的声音斩钉截铁，显然已有些恼火。

“是的，我们确定。”

迈克一言不发。

他们儿子的卧室很黑，只有书桌上那盏鹅颈状台灯亮着。尽管他们不可能被别人看到或者听到，但他们说话几乎还是耳语。十一岁大的女儿吉尔在学校。十六岁大的儿子亚当正在参加学校新生二日游。当然，他不想参加——对现在的他来说，这些事实实在是太“糟糕”了——可学

校作了强制性规定，即使是他那群懒惰朋友中“最懒”的人也得参加，以便他们可以共同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

“你知道这将会如何运作，对吧？”

蒂娅点头的同时，迈克摇头。

“这个软件会记录下你们儿子在键盘上的每一次敲击。”布雷特说，“当一天过去，相关信息会被打包，生成一个报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你们。它会向你们展示一切——所有被访问过的网站，发送或收到的每一封电子邮件，所有的即时信息。如果亚当做了个幻灯片演示文档，或是创建了一个 Word 文档，它也会展示给你们。一切的一切。如果愿意的话，你们甚至可以监视他的生活起居。只需要单击这里的这个选项。”

他指了指一个写着“生活间谍”的红色闪烁图标。迈克环顾房间。冰球纪念品是对他的嘲讽。迈克很惊讶亚当没有把这些东西清理掉。在达特茅斯大学时，迈克是大学冰球队的队员。他曾被纽约游骑兵队看中，并在他们的哈特福德队中打了一年球，甚至有幸参加了两场全美职业冰球联盟的比赛。他对冰球的热爱传染到了亚当。只有三岁大时，亚当便开始滑冰。后来，他成了少年冰球队的一名守门员。生了锈的门柱依然矗立在外边的车道上，风吹雨淋已将球网撕碎。迈克花了很多时间朝自己儿子把守的球门挥舞球杆，这让他十分惬意。亚当棒极了——绝对是大学希望得到的顶级对象——可六个月前，他放弃了。

就那样。亚当放下球杆，取下护垫，摘下头盔，说他不干了。

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这是他堕落和颓废的最初征兆吗？迈克尽量对他的决定表现得洒脱，尽量不像别的那些试图把运动天赋和生活成功等同起来的父母那样强迫孩子。但事实上，亚当的放弃仍然让迈克受到了沉重打击。

蒂娅受到的打击更重。

“我们在失去他。”她说。

迈克不那么确信。亚当经受了一场巨大的悲痛——一个朋友自杀。毫无疑问，他正处于某种青春期的焦虑中。他情绪多变，寡言少语。他的所有时间都在这间房子里度过，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面对这台该死的

计算机，玩着梦幻游戏或发送即时信息或谁知道在做些什么。可这难道不是大多数少年的真实写照吗？他很少与他们交谈，也很少回应他们的话，即使有，声音也含混不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有那么不正常吗？

监控是她的主意。蒂娅是曼哈顿波顿与克里姆斯坦恩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刑事律师。她正在处理的案子中，有一个是叫做佩尔·黑利的人的洗钱案。黑利之所以被 FBI 盯上，是因为他们监测到了他在网上的邮件。

布雷特，那个安装员，是蒂娅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技术人员。此时，迈克正盯着布雷特肮脏的指甲。那指甲正在触碰亚当的键盘。迈克总是忍不住这样想，长着如此令人讨厌的指甲的家伙正在他们儿子的房间里，正用他的方式对待亚当最宝贵的财产。

“很快就好。”布雷特说。

迈克浏览过 E-SpyRight 网站，首先引入眼帘的便是下面这些大大的粗体字：

您的孩子正在受到儿童性骚扰吗？

您的员工正在窃取您的利益吗？

接着是更大更粗的字，也是蒂娅认定的理由：

您有权了解！

网站还罗列出了用户的溢美之词：

“你们的产品从父母最可怕的梦魇——性侵害中挽救了我的女儿！谢谢，E-SpyRight！”

——鲍勃——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我发现自己最信任的员工，居然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偷窃。没有你们的软件，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凯文——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迈克反对。

“他是我们的儿子。”蒂娅说。

“我知道。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